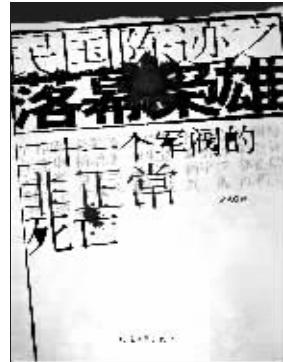


麻绳套上“倒戈将军”石友三的脖子越勒越紧



解密档案

攀上冯玉祥平步青云

石友三，字汉章。1891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一个贫苦之家。1908年，石友三投人长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营当兵。1912年春，石友三改投左路备补军冯玉祥营当马夫。

1914年，冯玉祥率部入陕，并被陕西督军阎相文任命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，而石友三正是冯玉祥的马夫。冯玉祥见石友三身手敏锐，办事机灵，于是在入陕时提拔他为自己的贴身护兵。石友三当上贴身护兵后干得更加卖力，更得冯玉祥赏识，很快升迁。就这样，石友三由护兵变成了军官，历任冯玉祥部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师长、军长等职。

之后，在对晋、奉军的作战中，冯玉祥部失败。石友三见冯玉祥吃了败仗，竟伙同韩复榘等人投奔到阎锡山旗下。后来，北伐战争打响了。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起义，加入北伐军行列。石友三见北伐军风头正劲，竟然厚着脸皮与韩复榘一起重入冯玉祥帐下。

蒋桂战争后，蒋介石大肆排除异己，冯玉祥于是准备对蒋作战。此时，韩复榘担心冯玉祥打不过老蒋，自己跟着受连累，竟于1929年5月22日发出“主张和平，拥护中央”的通电，叛冯投蒋。石友三立即响应韩复榘，再次背叛冯玉祥。石友三投靠蒋介石后，被委任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。1929年秋，石友三又奉命由许昌移驻安徽亳州，后赴山东德州。不久，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。

就在石友三即将上任安徽省主席的时候，李宗仁、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发动讨蒋运动，准备挥师北上。

蒋介石命令石友三抽调部分兵力，要他亲自率领南下援粤。如此一来，安徽省主席的位子对石友三来说，很可能成为一枕黄粱。正在石友三举棋不定之时，唐生智、李宗仁、陈济棠用反间计拉拢石友三反叛蒋介石。石友三转而接受了唐生智等人的建议，决定与蒋介石决裂。

1930年春，冯玉祥、阎锡山联手讨伐蒋介石。石友三又见风使舵，加入讨蒋行列。是年5月中旬，石友三率部由开封渡过黄河，对蒋介石第二十六军陈调元部打了一个大胜仗。到8月中旬，气焰嚣张的石友三还计划突袭蒋介石的驻地，准备生擒蒋介石，只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，才未能付诸行动。除此以外，石友三于“七七事变”前还上演了一幕“投张（张学良）反张”的丑剧，使张学良对其也愤愤不平。至此，石友三为自己树了冯玉祥、蒋介石、张学良三个死敌。

疯狂反共投靠日本人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，石友三曾一度采取两面派手法，假惺惺地表示联共抗日。1938年武汉失守后，蒋介石加紧了反共摩擦和投降日本的活动。他对石友三也一反常态，采取暂时拉拢、扶植的方针。石友三反过来为蒋介石充当反共急先锋。

石友三不仅疯狂反共，更可恨的是，他竟然认贼作父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。石友三到天津不久，便与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拉上了关系，成为其得力爪牙。1936年1月，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委员长宋哲元正式委任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。从此，石友三更加疯狂地出卖民族利益，与日本人打得火热。

1939年初，身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的石友三，率所属两个军开到山东边界。石友三自兼六十九军军长，军部设在濮阳尻庄；高树勋任新八军军长，军部设在濮阳柳庄。进入山东后，石友三野心膨胀，想借助日军支持独霸华北。石友三还三番五次地派人游说高树勋，试图把高拉下水，被高树勋严词驳回。但是，高树勋当时名义上还是石友三的部下，不可能没有往来。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十分可靠的亲信与石友三周旋，此人就是李席儒。石友三对李席儒有所戒备，在见过几次面后，就不再出来了，只派一名叫林小姐的秘书接待。一天，李席儒又奉命去见石友三，这次却连林小姐都没出来迎接他。李席儒探知：最近，林小姐突然宣布要与石友三结婚。婚前，林小姐只身一人去天津，在途中突然被日军带走。

原来，石友三早就与日本方面协商好了，把自己的队伍拉过去听日本方面的指挥。而石友三因准备未妥，迟迟没有行动。日本人等得不耐烦了，就采取了拘押林小姐的办法，目的是逼着他早点行动。石友三对日本人的用意当然十分清楚，于是派总参议毕澄宇赴济南与日本方面交涉。到济南后，毕澄宇按照石友三的事先吩咐，再次与日方签订协约。协约大意是，石友三率部向大名方向靠拢，并全力支持华北政务委员会；日方委任石友三为河北省省长兼治安军总司令；石部到达指定地点后，即发给一个月军饷。

李席儒得知消息，星夜赶回高树勋所在的新八军军部，如实报告。高树勋决定先发制人，定计捕杀石友三。高树勋不可能放虎归山。1940年12月3日深夜，北风呼啸，寒气袭人。高树勋的卫队长高金兰提着马灯，带着一个班的士兵，来到了石友三的关押地。刚进院子，高金兰就大声喊道：“总司令，高军长有请。”屋子里没有人答应。高金兰又连呼数声，屋子里才有了动静，随后房门开了，石友三披着棉衣走出门来。高金兰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，石友三不紧不慢地跟在后头。

大概只走了数十步，突然，黑暗中一个大个子士兵纵身一跃，从后面扑向石友三。只见大个子士兵把手中的麻绳往石友三的颈上一套，绳子紧紧地勒住了石友三的脖子。然后，大个子士兵一扭腰，背起石友三就往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跑去。石友三身材不高，被大个子士兵这一背，双脚就悬空了。石友三突遭变故，不由得双脚乱蹬。然而，大个子跑出没有多远，石友三就双脚挺直，全无声息了。大个子士兵却不停步，背着石友三一路飞跑，大约跑了一里路远近，眼前出现了一片树林。大个子士兵朝一棵稍大的松树前走去。那棵松树下早已挖好了一个土坑，旁边站着几名士兵。大个子走向土坑，用力一甩，石友三的尸体就“砰”的一声滚进了土坑。那几个士兵也不说话，七手八脚胡乱地把土坑填平了。

1940年12月1日上午。在高树勋的客厅里，宾主见面，彼此客套了一番。孙良诚兴致很高，直嚷着要吃狗肉火锅。石友三也顺手拿起了厅内桌上的毛笔，装模作样地练起字来。高树勋见时机已到，借故脱身离开。

突然，数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客厅，直扑石友三，把正在桌上练书法的石友三捆了个结实，然后架出客厅。高树勋诱捕石友三后，把他关押在山东巩县柳庄寨一个

聂茂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20世纪上半叶，军阀们拥兵自重，权倾一时。可短短数十年间，这些大军阀中竟有二十几人死于非命。他们中有被刺杀的，有被处决的，有被毒死的，还有自杀的。这么多人不得善终，是偶然现象，还是存在必然因素？其中的答案，只有在历史事件中去寻找。

中国近代有人用“背白狼”的方式来处死犯人。所谓“背白狼”，就是用麻绳把人的脖子套起来，像背东西一样背在背上，活活把人勒死。石友三这个在民国时期名噪一时的军阀，就是被人用“背白狼”的方式杀死的。是谁对石友三如此仇恨？石友三重兵在握，又是如何被人用绳子套上了脖子的呢？

赵玉田终于找到机会接近陈艳南了



同步热播

长贵来找刘能，这时候，刘大脑袋打来电话，说他马上就到村里来，做投资的前期考察工作。长贵挂上电话，跟刘能握手：老刘，谢谢你啊。刘能与长贵握着手，说：不客气不客气，自己人自己人。那，副主任的事……

长贵说：回头我跟其他几位村委透透气，副主任就是你了。刘能兴奋地笑了，说：你的意思是说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村干部了？长贵说：基本上是了。刘能激动得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脸都变形了。长贵刚走，谢广坤来了，谢广坤手里还提着送给刘能的山货。

谢广坤喊门：老刘在家吗？刘英娘高兴起来，说：来帮忙的了，英子，你快请广坤进来。刘英站起来，请谢广坤。刘能激动地在床上笑着。谢广坤说：怎么是这是？刘英娘说：一听长贵说要让他当副主任，就高兴成这样，我们正着急呢。谢广坤吃惊起来，问：什么副主任？

刘英娘说：别管什么副主任，你抓紧打他一巴掌，把他打回来吧。谢广坤说：你，你得说清楚，不说清楚我也不能乱打人，是不是？刘英娘说：你知道的，这不是要请王大拿来投资吗，王大拿答应了，长贵一高兴说让他当副主任……

谢广坤很震惊，说：刘能已经跟长贵接上头了？刘英娘说：昨天晚上见了一面，这不刚才又见了一面……

谢广坤很生气，说：刘能昨天晚上就回来了？刘英娘说：回来了……你问这么多干吗？你，你到底打不打，你

要不打我到外面找人打。谢广坤气坏了，发着狠说：打，打，我能不打吗？

谢广坤照着刘能的脸就是一下子。谢广坤还想再打，刘能一下子醒过来：广坤，你，你怎么打我？谢广坤说：我听说你要当副主任了？刘能笑了，说：有、有这事？谢广坤说：刘能，这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，我让你去找刘大脑袋，请王大拿，出主意的是我，这好事咋都揽到你自己头上了呢，这事有点不对吧？刘能说：有啥不对的，你又是开会，又是到我家的，还不是为了这事。广坤，啥也别说了，我当了副主任会照顾你们家的，补一补我在这事上欠你的情，好不好？谢广坤说：还好不好，给我打官腔啊，还照顾我，你要是主任还有照顾我的可能？

谢广坤一副要战斗的样子。刘能说：怎么，想、想打架？我不跟、跟你打，要搁以前我会跟你打，现在不、不打了，我是有身份的人，有身份的人不、不打架。谢广坤摸了一下刘能的光头，说：有身份的人就你这样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。刘能愤怒地说：我这头可是要戴乌纱帽的，再乱摸我就生气了。谢广坤说：别生气，咱们先算算账。刘能说：什么账？谢广坤说：我的自行车钱。

刘能掏出两百块钱，说：给你，清了啊，再别找我啊。谢广坤说：你以为你是谁啊，我还找你。说完谢广坤转身走了。没走两步谢广坤又停下来，转回去又把他带来的山货提走了。刘能说：什么好

东西，等我当了主任，有的是。谢广坤说：你就是当了省长，我也不送你。刘能说：干部要反腐败，送我也不要。

长贵去找镇长。听说王大拿要去村里投资，镇长很高兴，不仅恢复了长贵的村长职务，还说要请他来镇上工作。中午，长贵又和镇长一起吃饭了。齐三太把王云、王霞还有王天来也叫了来，吃饭的时候又把王天来到村里工作的事落实了一下。这酒喝得痛快，一直喝到日落西山，才散开。

李大国听说齐三太不仅没有把香秀的工作调走，还把自己的妻侄王天来安排过来了，感到很不舒服。他的情绪也有些激动，从养殖场卸了货就开着车来了。

李大国看了王天来一眼，说：我专门过来看看，这位我听说是新来的，香秀，给我介绍一下。香秀说：这位是王天来……

李大国握着王天来的手，说：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啊欢迎啊。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李大国，香秀是我未婚妻，谈了好几年了，都登记了，你等着，我拿本本给你看……

李大国说着从裤兜里掏出结婚证，让王天来看。王天来有些莫名其妙，问：我看这个干吗？李大国说：我的意思是从法律意义上讲，香秀，已经是我妻子了。王天来不高兴了，说：是你妻子就是你妻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。李大国说：对，我就要你这句话，跟你没关系。香秀感觉李大国有点过分了，说：李大国！你

说完了没有？李大国笑道：没事了，这个兄弟不错，我这就走，再见啊。李大国挥了一下手，但是走到门口又转了回来，趴在香秀与王天来的桌子底下看。

看了一会儿，李大国站起来出去了，没有多大会儿又回来了，手里抱着一些木板和工具。李大国把香秀的办公桌与王天来的拉开，把木板往香秀桌子背面的桌腿上钉。几声锤响。香秀的桌子就给堵上了。李大国把桌子重新摆好，自己跑到香秀的桌子上坐着试了一下，又跑到王天来桌子前试了一下，有点满意地说：好了。香秀气愤地说：李大国，你搞什么名堂？李大国说：这样既安全，又卫生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

李大国走了。香秀坐下，照着李大国钉下的木板踢了一脚。王天来苦笑地说：这样也好。香秀说：好什么，都伸不开腿了。

谢永强的水渠快修好了，谢永强很是高兴。他和王技术员一起去看水库，但是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，水库里的水忽然没了。王技术员分析，可能是因为山下建了个水厂，水库里的水就没了。王技术员说：永强，不管怎么说水渠的事必须停了，再建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永强叹息说：我投进去十多万元钱呢。王技术员想了想，说：倒是一个补救的办法。永强说：什么办法，你说。王技术员说：打水井，水井打出来以后，这些水渠还能用上，不过，要增加一大笔费

用，你要考虑好……

谢永强没有说话。

陈艳南听说这事连忙放下果园的事情来安慰永强。谢永强看着陈艳南，忽然有些难为情，他说：艳南啊，你回镇上吧，让齐镇长重新给你调个地方。陈艳南有些吃惊地问：为什么？谢永强说：你也看到了，水渠修成这样，我这果园下一步发展成什么样还不好说呢；还有，就是，我的资金也跟不上了，我连你的工资都不能及时发，怎么好意思再让你在这里干，所以……

陈艳南笑了，说：什么工资不工资的，镇上已经发了我一份了，够我用的了；再说，你遇到了困难我就走，也太不仗义了。谢永强想了想终于把更深的原因说了出来，他说：艳南，本来我是不想说的，可是，现在不说又不行，小蒙的爹娘，还有我爹我娘，还有其他人对我聘用你，都有很大意见呢，你不知道，小蒙家这段时间一直都跟我闹呢……

陈艳南苦笑着：我还想在这里帮你一把呢，没想到……那好，我走，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需要，你再给我打电话啊。

陈艳南骑车走了，经过玉田苗圃的时候，赵玉田叫住了她。听说永强不聘陈艳南了，玉田立即兴奋起来。他问陈艳南：那，我想聘你愿意不愿意干？

陈艳南没有立即答应，想了想，说：那，我要看看你的苗圃怎么样，有希望我就干，没有希望，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。